http://journal.huarenshengsixue.com doi：10.12209/j.hrssx.23060102

引用本文：林安梧．生死之际：理解、诠释与治疗——从佛教“刹那生灭、了生脱死”说起[J]．华人生死学，2023（1）：5-16

华人生死学 CHINESE LIFE AND DEATH STUDIES 特邀稿件

生死之际：理解、诠释与治疗
——从佛教“刹那生灭、了生脱死”说起

林安梧

摘要：本论文旨在经由佛教“刹那生灭、了生脱死”的思想，进一步以阐明“佛教的生死学”并运用于吾人所处的实况，指出生死学思维的重要。首先，我们由“了生脱死”进入论题，因之而引用“网际网络”之比喻而指出一念生灭与业识的牵引，深入探析，并阐明“凡夫畏果，菩萨畏因”的道理。再者，人之心念，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吾人当化念归意，转意回心，致心于虚。穿透一切语言的限制与权力、利益的纠葛，我们才能进到实存的境域，去领受智慧之光，而生命真正定准就在刹那生刹那灭，当下慈悲唤醒生之意义来。这须由“戒、定、慧”的修行体悟，才能豁显生死安顿的意义。

责任编辑：王云岭

收件日期：2023/5/01

接受日期：2023/05/28

发表日期：2023/06/20

关键词：生死学，佛教，刹那，缘起，共命，共业，心念，菩萨

中图分类号：B821.2；B2；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957-370X（2023）01-0005-12

一、佛教的根本生死观念在“了生脱死、缘起性空”

佛教很重视“生、死”的问题，我们常听到“要了生，要脱死”这样的话。佛教谈“缘起性空”、谈“了生脱死”，对任何一个存在的事物，其实他都是刹那生、刹那灭。其实，“生、死”说透了，他便也是无生，也是无死。正因为他能够悟到这样的一个深处，所以基本上他是肯定无生。正因为无生，所以也无死，那么这个话好像就可以在这个生跟死，这几个话头里面搅过来、绕过去。

佛教的道理，其实很深，他的深度就是他能告诉你，平常在时空的范围拉得非常非常广远了，譬如说，讲宇宙，什么是宇宙呢？古往今来叫做“宙”，上下四方叫做“宇”。在我们华人文化传统里，一谈到时间，他总结合在一块儿说，譬如说，我们说这个世界如何，“世界”这两个字，就是既有时间，也有空间。“世”是时间的概念，“界”是空间的概念，人活在哪里？人活在世界里。到底有多少世界呢？我们说三千大千世界，如恒河沙数。这个世界，不是只是某一个次元的，一个狭小的世界。佛教就把这些东西拉开了广到无限大。相对来说，又缩到了无限小。佛教一谈，就谈到恒河沙数恒河沙，谈到须弥山，谈到阿僧祇劫阿僧祇，就是时间、空间以及一切拉到最大、最宽广；这个无限大，他又把他拉回到无限小，当下那一念，就统统包括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他其实跟我们内在、心灵最深处，最奥微的，那个本性是同一的。

佛教说的心念，他既是无穷无限，既是宽广无涯，但却又是当下。如果以目前这样的话继续扩大，那我们不能够说他已经无限，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到目前为止也很难有限制。我们的生命其实自无始以来，在这个宇宙中存活着，即是在这个宇宙中存活着，他就不会断灭，他就是存在着。所以，生命的存在，今天我们有这个臭皮囊。后来人死了，变臭了，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不存在？其实，仍然存在。就佛教唯识论一系，以原来阿赖耶识的系统说，说有一个东西，它“去后来先做主公”，这就是“阿赖耶识”，也就是我们的“业识”。自无始以来，那个业就藏在这个意识里面，以致所作所为，他自动纪录了，你的“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你的“眼耳鼻舌身”经过“意识”的执着，“莫那识”而将你的整个“心行”，你的心灵活动的种种，把他放到这个“阿赖耶识”去，放到那个“藏识”，藏在那个地方，它含藏一切种子。当你这一念一起，你所含藏这一切种，就跟你当下这一念这一起，你这个业力就因之而被带起了。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佛教谈生死问题的时候，深到心灵非常非常深的地方，要来告诉我们，我们任何当下这一念，他就不是偶然而来，偶然而去，他其实是无始以来，就已经存在，而且永恒的存在，他是无始，而且无终，之后会继续下去。

我们若把这样的一个时空整个拉长了以后去看生命，我们对这个生命的理解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我们讲几岁的时候往往是以我们这一辈子来说的。以百岁来说，我们几岁，这时候我们去看自己有限的生命，就是说，整个生命就被拘在那里头了，我们受到很大的限制。佛教看这个生命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不只如此，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当下就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人生也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在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延伸中，生命方成其为生命，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去说生命，一方面看到我们今生之有限，但是

也看到世界之无穷无限，也看到宇宙造化之无穷无限，而这宇宙造化之无穷无限却是当下的刹那生，又刹那灭。

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放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因果的序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常说“凡夫畏果，菩萨畏因”。做一个世俗的凡夫所担心的是，我这么做后果会怎么样；菩萨，作为真正觉醒的有情，对世俗有情世间他有所觉，他有智慧，他清楚到，我们所担心的不是什么结果，我们该担心的是我们造了什么因。你若为结果而去担心，你那个生命本身就被那个结果，被那个担心整个控御着。其实是应该以当下这个因，有没有结得好因缘，有没有亲近善知识，当下有没有这一念的慈悲。所以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凡夫看待生命就是短短的几十年、一百年，菩萨看待生命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边无际但不是虚无，有很多研究者认为，佛教讲缘起性空，谈空、谈无，那不落为虚无主义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佛教的无始无终是告诉你，有一个最源头的源头，而那个源头不能够用人的话语，人的系统去规定谁是源头；有一个最终最终的目的，最终最终的终点，但是也不是可以用人的话语系统去说，那里是他们的终点。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要追溯我们的源头，我们要安排我们的去处，但是追溯源头的时候，不要误认为那一个源头你就追溯住了；你安排你去处的时候，也不要误认为，怎么样的去处，那果真就是去处。佛教最后又把他收到当下来处理，这是佛教最可贵的地方。

佛教要参“父母生前是何面目”，这是一个生死的问题。父母生前是何面目？你一直参、参到宇宙造化先天之前，那是不是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是不是从那个地方来生发这一切万有呢？佛教也不这么说，因为落在这个地方说，就着相了。一着相，有执就有染，有着就有污，有执着就有染污。生命就因此往下，在染执的过程里，他就会被他所限制。所以，不要误认为佛教谈无始，也谈无终，谈万法皆空，所以一切就落在空无里面了，就不用说了。反正人生海海，不用太计较，这个话是对的；人生是不要计较，但人生并不意味着可以糊涂。不计较但是要分明，不计较但是要明白。计较跟分明跟明白不同，计较是只想到的是我，分明跟明白是有个道，有个理，有个恰当的智慧。

有个恰当的智慧，有个恰当的是非，在佛教里面论生死，人间有些当生，有些当死。譬如说，你今天早上的情绪不好，到了下午那个情绪居然还没死，那是不对的。依照佛教说，要刹那生，刹那死，这叫“如”。他就过去了，他并不是告诉你不能生。你说不能生气？当然能生气。能生气，才有生气，如果不能生气，你怎么可能有生气呢？但是这个生气如果转成了我们讲的“受气”，就有问题了。你接受这个气，但是你要懂得让它来，让它去，如所

来，如其所去，因为它来是无端的，去也是，如如而去，你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它来的时候是伴随着某一个因缘被偶然挑起，当然在佛教的因缘观里面，任何偶然背后都有业力因缘在，不是没原因。业力如何而来，业力因人之念，感之即有，息之即无，你有所感，你业力现前了，你当下能放，“化念归意，转意回心，致心于虚”。放下，业力就过去了。

我们修行虽没那么高，但“理”是如此说。我们有时候在说一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讲给自己听，因为自己都做不到。所以需要共修，共修有一种力量，让我们觉得该当如此。比如我们说的“受气”，这个“气”进来，你要让他走，你不能气，他是随着“意”。“气”随着“意”，紧抓在“意”上。所以，“意”他发为“念”，念就执着那个气，就凝成一个阻碍。他本来气是要发了，过去了，不管是喜、是怒、是哀、是乐，都是自然之气。在佛教来讲，既然是自然之气，他并不是都是不好的，其实，彻底的讲，他都是好的。所以，不是要把念头取消掉，是要让念头如此而来，如此而去。《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不是要你无念，而是要你“不随念”而去，要你心中有个定主，“心是地，性是王，性在王在”，你佛性，有所现，有所显，你清楚就摆在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这样把问题一拉，拉得很大，拉得很开，但是有一个重点要告诉我们：佛教谈生、谈死的时候，不能够只是以我们这个臭皮囊的生，这样的身体来说生跟死，这个皮囊之所以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只是今生用他，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存在，就是存在，他不存在，就不存在。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谈释迦牟尼佛，他的躯体虽已不在了，但他精神存在。

迎佛牙，迎佛指，都只是象征的意义，你不能够世俗的当真，要佛性的当真，更不能够从世俗的利害、灵验的感应去当真，而要从佛性的象征去当真。这两个意义差很远。从世俗的感应去当真，很冒昧的说，是违反佛教的，因为你就没有洞澈佛教所说的生死之际，没有洞澈佛教所说的无生法，没有洞澈佛教所说的生死流转法，如何还灭，如何回到那个本源。迎佛牙也好，迎佛指也好，都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虔诚敬意，都是我们因为睹其佛牙，见其佛指，从内在唤醒我们对佛陀人格的一种庄严跟敬意，而这个庄严跟敬意让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对应和洗涤，而让我们能契入到佛教所说的，如何从生死轮转还灭于虚，还灭于空，能够从那里体认到佛陀所说的涅槃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是以佛牙，以佛指，视之为灵物，视之为我如果如何的用什么法术，因此可以签得乐透彩，可以签得大家乐，可以签得六合彩，那就完全错了。这是一个神圣的象征，不是一个灵验的巫术之品。

在整个佛教的大乘显教的传统中，在我们华人世界，台湾已经到达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当然，显密两教其实我们也不必多所分别，密教者认为归显于密，密还更高。但是秘密乘如

果停留在现实利害，现实功利的操作上，凡是宣说秘密法门可以致富，可以在现实的功利上得如何之福报，这个都是下乘，这个失去秘密乘之原意了。须知：佛教非常重要的道理是要“了生脱死”，佛教的道理并不是落在人间的功利境界里面打转，但他也并不是忽略人间的功利境界，他要把人间之功利往上提升。利之上即益，功之上即福，福之上即德，所以有德、有福、有功、有利，这样的福德功利底下，这当然是好。

二、佛教生死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生意义的真实安顿

今天之所言、所行，在整个生死之际，一时之间，看不出，但其实很深远。生死之际，不管是在现代之前，现代之后，在古往到今来，从洪荒到未来，未来之如何，他只有一个归依之所，就是慈悲。我以“佛指舍利”作冠顶作了一首诗偈、诗颂来说明：“佛说说非佛，指月月无指，舍身当忘我，利他岂有生”。

“佛说说非佛”。佛之所说，那个说已经不是佛了，佛灭度圆寂的时候，他说，我说法四十五年无一法可说，这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彻底的。所以佛教跟一神论的宗教很大不同，我们不是排斥一神论的宗教，而是说一神论的宗教他的整个脉络系统跟佛教的脉络系统不同，如果从简单的神学的观点来讲的话，佛教可以名之为叫“无神论”。但是，这个无神论不是西方宗教学家所理解的那么狭义的无神论。佛陀当然他不是唯一的至上神，我们也不能把佛陀当神，佛陀是什么，佛陀是一个觉醒而大有智慧的人，所以人人皆有佛性，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因缘，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努力，我们的业力太深了，所以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像佛陀那么高的一个觉醒者。这么高的一个觉者，他之所说，其为说“非佛”也。

“指月月无指”。“指”，佛教有《指月录》，我们说“佛指”这个“指”，“指”是指着月，我们是“因指而望那个月”；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月，我们要忘掉这个指，所以“指月月无指”。这个“指”指向那个“月”，“月”他才是“指”之所“要指”。当别人拿着指头指着那个月，你猛看他的指头说，我怎么看不到月亮。当然看不到月亮。当你读佛书的时候，是要经由佛书去了解佛理，你不要努力的只读佛书，而感受不到佛理。很多人犯这种毛病，而最常犯这种毛病的就是学者，学者就是研究那个白纸黑字。我常跟很多我的学生、研究生、博士生警告他们，说读书要读到字里行间，字里行间就是什么？就白纸写黑字，那个黑字旁边，没有黑字的地方的空间、空格，须知：“指月月无指”。

“舍身当忘我”。这个“舍”念舍（四声）或念舍（三声），因为华文这个“舍”字也可以当“舍”（四声）与“舍”（三声）来讲，就是你安宅于此，你这个身安宅于此，你仍然要忘我，才能安宅于此。你把他念舍（三声）也可以，就是你要舍这个身，当然要忘我。佛教

的学问跟一般世俗很大的不同。世俗人告诉你要怎么样自信，怎么样建立伟大的自我，建立起自我才能有自信；佛教不是，他告诉你不要，因为自信不是从你那个自我建立起来的，自信是从“同体大悲”的慈悲生起的。谁说要通过自我的这样的执着跟确立才能够建立自信呢？不是的，佛教告诉你不是的。一般世俗的心理学，都是从功利的、现实的、染污的世界，作为一个我的立足点，然后在那个地方，才说你怎么样掠夺生存资源，从生存资源的掠夺说明自我的卓越。这其实是不对的。但世俗的这套东西太强大了。佛教在这个地方重视的是另外一面，而且自古以来他走的就是另外一步，但是并不意味着，他跟现代是完全切割开的。所以，舍身当忘我，你要忘我才能够安宅自身，你才能够让你真正生命这个身能够在那安住下来。

面对生死，因为有形的躯体总是有限，但人的精神生命却可以无穷。我们刚过年，说我们又多了一岁，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其实上了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是少了一岁而不是多了一岁。请问你是多了一岁，还是少了一岁？过了一年你是多了一岁，但是你的生命，你的有形的寿命当然就少了一岁。作为一个人的有形的躯体存在，太明显了。正如如同我们以前看黄俊雄的布袋戏，看到中间有一段他最常讲出来的话，就是“渐渐踏入死亡的界线”，这是没办法的，如果我们只把我们的生命从出生到过世，这样就叫结束，那真的是人生的价值很多东西是立不住的。所以连享乐的人生观都立不住，有的人说你看人生就这么短，你要及时享乐。其实享乐做什么，反正都要停，这生命不是断灭的。生命不是这一截，这一截以前还有一大截，不是只有一大截，还有无穷无穷的一大截，所以生命的自我保存不应只是有形的躯体。佛教会如此说，中国的道家也是如此说，儒家也是如此说。只是后来被俗化了，被忽略了，就被误认为他就一直强调这有形的躯体。老子《道德经》里面清楚地写着“死而不亡者寿”。一个人死了，但并没有因此就亡了，这叫寿。后来居然会出现道教把躯体的继续延续当作多么了不起的事，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

生命是有穷、是有尽，能够薪尽火传，佛教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因果的过程里面去看，儒道两教也一样放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脉络里面去看，当然参透的层次各有不同，各有因缘，也各接引不同的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就这个短短的生命一想，人生有多少天，你想过吗？有超过四万天吗？四万天就一百多岁了，你再把四万天乘以二十四小时，多少？九十六万小时。九十六万小时再乘以六十，多少？如果用这样算，算到后来我们会恐慌的，会放弃。很多老年人，自己内心里头已经有更高的悲愿，有自己的修持，有自己的方向。但世俗上也有一些老年人，退休以后，碰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的意义何在？这突然形成他们的一

个干扰，“人生就这么有限，要不然要怎样？少年的时候拼成这样，老了不享受一下怎行”。这样讲也不错，但什么叫做真正的享受？你能不能受？能不能受天地间最好的智慧之光的照临？你能不能享受到人类最伟大智慧之飨宴？这才是真正的“享受”。

社会发展到目前为止，伴随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人学”要给老人们生命意义的真的安顿。这生命意义真实的安顿，以佛教的观点来讲，因为他溯其初而说其为无生，而到最后说，说到最后是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要让他们去体会到，这一生所剩的岁月，正是为来生准备。所以在“老人学”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不只是一般所以为的身体健康，其实不只是身体要健康，整个“身、心、灵”都要健康。

“身、心、灵”是一体的，是不能够分割开来的。生命的安顿里，身心灵的安顿是很重要的。“身”是具体的，是现实的，而有其生、老、病、死。“心”是主宰的，但是心有纯粹，有纷扰，有杂多，有烦恼，但也有可能从这里往上翻，从“贪、嗔、痴”而往上翻，懂得“戒、定、慧”。什么叫“戒”，不贪；什么叫“定”，不嗔；什么叫“慧”，不痴。贪嗔痴，戒定慧，是双面的，觉就是戒定慧；不觉，就是贪嗔痴。贪嗔痴说透了，就是一个自我的盲目的追寻，只顺着我们这有身之躯，那个业力现前跟我们肉体的眼耳鼻舌身意结合在一块，就落在这里，这个世界，这叫贪嗔痴。但是，在这现代化、现代化之后的社会，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觉醒是不够的，因为现代化的社会，是把人们对外的掠夺性合理化，人们对外的侵略性合理化，侵略性、掠夺性合理化，用这样的方式来造的那个自我，这个自我好像孤零零的碉堡。

情境对人的生死感受极为重要。我们到佛光山的感觉就会觉得身心宁静。当然，不只到佛光山，到各个宗教好的道场去，你也会身心清静。有朋友问，台湾的宗教这么多，什么样是正是邪，怎么分？其实很简单，让你身心安顿的就是正，让你身心不得安顿的就是邪。如何为身心安顿？心在其自己，这个心是安顿在你这儿，无恐惧相，用佛教的话讲，不是心生恐惧布栗。所以，我们去洞察生死之际，人就不会拘泥在很小的范围，人知道此肉身之为有限。当然，并不是我们就可以随便的去毁损我们这个肉身，因为我们说“佛法难闻，人身难得，东土难生”。佛法难闻，人身难得，所以我们需要明了如何好好用我们的身。但是，当尽则尽。我们需要去想，如何叫做“寿终正寝”。

我们现在的人，常常是不能寿终正寝的。我们现在的人，生跟死都不如以前，以前生，生在家里，死，死在家里，我们现在生不在家里，死也不在家里。确实如此。生，生在医院；死，多半急救到无效了，才死在医院。死后是不可能“寿终正寝”放在家里的厅堂上的，尤其是现代公寓大楼的建筑格式。这是问题。有一次跟一些建筑学界的朋友谈起这问题，说我

们应该想一下克服这问题。整个人生命的安顿，在这世代里面，情境的布置基本上都只是安顿我们有形的生命，然后向外掠夺，来获取更多，形成更大掠夺的可能性，把那个掠夺叫做卓越，这实在真的很惨。生死的问题不是老年才碰到的，当下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他的生他的死，如其本分的生，如其本分的死，这都是极为重要的。

生命有生有死，正视其死，反应其生，而回过头来，重视到这个生之理，如其理，如其道。生命的道理是什么？生命的道理大家都知道，这个花插那里，是不能长久的，他至少比盆栽不能长久，盆栽就比种在土地上的花草不能长久，因为他的生命生长之理不变。以我们做学问为例，现在特别我们学人文的，多半东抄抄，西凑凑，连写“人之初，性本善”，后面还写，语出《三字经》，这是太无聊了。外国人才需要这样，因为外国人不知道《三字经》，明明一个很简单的话，他还要征引某某权威，三步一注，五步又再一个注，一注又注非常长。古人读书能透其理，是因为知道何者为经典，何者为知理，陆象山说学问有两途，一途叫“朴实”，一途叫“支离”，朴实者生，支离者死。所以我刚刚以插花、种盆栽、种树三个层次来说，插花很漂亮，插一盆花五分钟就插好了，美得不得了；但是，插花须有花材，如果所有的人都只学插花而不种花，那就完了。现在人文学界，大概插花者多，做盆栽者少，种树者几希。

由此就可以看出台湾人文学界支离之一斑，他可以在白纸上做字面之争，争得你死我活，却对道理不闻不问也不懂。他就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六祖坛经》里的六祖，有人拿着《法华经》问六祖，他说，字我看不懂，但道理却是懂得；你念给我听，我再解释给你听。这不是很奇特吗？连字都不懂，怎么念给他听，他帮你解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不是，这不是胡说八道，这叫胡说真道，因为他懂道理，他不识文字，但他懂道理。六祖慧能之了不起，是因为他真正悟透道理。当然，依佛教来讲，他能够悟透道理也不是偶然的，这无始以来，累世因缘，所以他听人诵读《金刚经》，当下解悟，因此而去礼五祖，到黄梅去礼五祖弘忍，这五祖弘忍马上能看到，这真是佛门龙象好人才。但你看六祖坛经里面，他也有生有死。佛教生死学，最重要给我们启发的就是让我们真正正视我们肉身之有限。

佛教因为正视我们肉身之有限，更能够正视当下。因为当下之刹那生，凡只刹那亦将灭去，既已灭去，不必执着，所以是一个向前看的，这向前看，往一个生命发展的观点去看，是在佛教的无生法忍、缘起性空这样的思考底下可以透悟出来。以前一说起信佛教，总出现一个意象，以为从此青灯伴古佛，这样生命就已经进入涅槃了，这就是一种放弃的想法了，反正躲到佛教里面去了。这个说法大概在三四十年前还有人会误认为是，三四十年后，台湾

的佛教却走到了人间，成就为宏伟的人间佛教、人生佛教，这是台湾文化的奇迹之一。

三、生命真正定准就在刹那生刹那灭，当下慈悲唤醒生之意义来

人生的意思是什么呢？人生的意思是落实具体，可生要让他生，不能可生的你还压抑他不让他生。生要让他得生，不要生不让他生，而让他死，他不该生的不让他生。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该生的当下这一念，不该生的第一念是清楚的，第二念就会慢慢模糊，第三念就会走到旁边，第四念就会往而不复，追都追不回来了。恶念多半如此，善念呢？善念是刚开始蛮大的，然后变小了，变小蜡烛，到最后没有，本来要捐一万的，醒过来后，算剩下五千，过了明天，剩下两千，去到那里，想，算了，只捐五百，我讲的在座一定都有经验，包括我。所以，善念当下要实现，恶念当下息止，这是生死之道，生了当下让他好好生，死了当下让他好好死。已经世俗习染已经非常习惯了要让他死，已经非常陌生的要让他好好生，生跟熟，熟者使生，生者使熟。你的朋友，你的好朋友好久好久没有亲近道场，没有亲近善知识，请他亲近亲近，这叫做生者使熟，他已经非常习惯，譬如做研究，从来就是白纸看黑字，黑字以外的一点都不敢看，为怕不够严谨，连讲话一定要脚注，这要让他改变一下，这叫做熟者使生，要让他直叩原典。

不止直叩原典，要直叩心灵。如何直叩心灵，这叫“佛说非佛说，是之谓佛说”。这是《金刚经》的话，般若非般若，当下那个生一但生出来之后，就会有贪嗔痴，就会有人生的业力习染，就有各种趋向，各种染污。我们的 power ，desire，我们的权力，我们的利益、兴趣，我们的什么东西就挂在上头，一往而不复。所以当你此念一生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回复的过程。就连佛陀说法，都不能免，所以佛陀说法的时候，就很清楚的告诉，当我说 A 的时候，我必须能够通过非 A，让我那个 A 回到原点，如果果真我那个 A 能回到原点，那我所说的那个 A，才叫做真正的 A。我现在这一段就在解释那个，“佛说非佛说，是之谓佛说”。

佛教的最高道理叫不可思议，但佛之“所说的”皆“可思议”，所以如果有人动不动就告诉你，此不可思议，不要问啦，那你就要想办法问一问他，因为这是帮助他。有人说台湾的佛教很不错，很好，昌盛，但是，也很猖獗。其实，不只是佛教，而是所有的宗教，整个宗教情况是如此。其实这些年来，佛教相较下，自有其规范的生长。因为佛学的发达，教育的重视，“教”要有“学”，“教”要有“道”，一个教里头有道、有教、有学，这个宗教才能够维系其为正。道是修道，教是传教，学是学理。我常说，修道就好像是水源的开拓者，学理就好像自来水厂，澄清那个水，让那水处理得清澈。传道呢？传道就好像那个管线的铺设者，最后当然要装一个漂亮的水龙头，但是如果只有漂亮的水龙头，没有水管，水管不接到

自来水厂，不接到一个洽当的水源，你这个水龙头再漂亮，还是没有水。释迦牟尼佛在这里非常清楚，他要圆寂的时候，弟子问他，当以何为师？以世尊之所说圣言量为师？以师尊之形象为师？都不是，而是“以戒为师”，戒是戒律的戒。什么叫“戒”，“摄心为戒”，那么心能够收摄，能够凝住，能够回到自己，能够溯其本源，这就叫戒。

持斋、念佛、参禅、入定，无非是戒，行着坐卧，挑柴担水，无非是戒。戒，是心灵内在的诚敬笃实，“戒”不是外在的规约做给人家看的。那是不是说外在就不重要呢？不是，是通过一个仪式，通过外在的一个仪式，回过头来让生命当生者生，当死者死。譬如习气，坏的习气不能再生，亲近善知识，就是养好的习气，因习而成性，其诚敬而入于定，而回到真正的觉，真正的觉醒，这就是了生脱死。须知：生死的问题，绝不是有形躯体的生死，生死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存在的事物，他如何安顿的问题。这当然是很迫切的，我们每年长了一岁，其实是每年都减少了一岁，还有一种现实的、有限性的趋迫感。你如何摆脱这现实有限性的趋迫感，如何真正面对自身，所谓“问父母生前是何面目”，其实，就是问我当下是何风华。当下就是，当下之心念如波涛汹涌不得止息，你能知你当下之心念之意念波涛汹涌不能止息，你能如此知，就表示你能如此观，你能如此观，就是表示你能因此观而有所止，这个意思就是他是这么生，而你能看着他这么生，所以他也就看着他这么死。

念起念灭，念来念去，而你，就在定中。定是在行住坐卧中定，现实的我们作为凡夫，生死流转中你如何在生死中找得一个定脚跟？就是通过活动，不要装做不动。装做不动，结果动荡不安，到最后麻烦。修行不是以不动为主，生死问题不是说，我了生脱死，那就是我不会死，不是死已经被保证就一定是在天堂，不是在地狱了，已经被保证了一定会在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没有保证的。保证不保证就在你当下，保证在你，你这个当下。就好像你在上网，上网的时候，网址到底对不对，或有时候，你这个网址有时候还是不是无效的。

我们这样来看生死，来看我们生命的意向的投入，我们才发觉到佛教讲到一个重要的点，叫“同体大悲”，要我们正视我们的共命、共业、共慧。命，有形的就是命；命，是诸多有形之集合，而且他无始以来有无始无终的音讯，有共命，命中有共业。在共命、共业的状况之下，我们如何造就一个良善的命，良善的业，那就是我们要养我们的共慧，共同的智慧。

以台湾的生死为例来说，台湾走过这坎坷的几十年，不止坎坷几十年，坎坷几百年，台湾现在所成就的人类的文明奇迹，是正在缔造历史。我们要大起心量，要高其志气，“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世间法皆为佛法，佛法不离世间觉。从这样的角度去想，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人的生，是牵涉到宇宙万有一切生生之生，一切族群生生之生。你想到我们的共业、

共命，在历史的流衍里，我们如何定位自己，这样的生死智慧是这个时代的。我常喜欢引明朝末年的王船山的《读通鉴论》，讲到王导，东晋的王导，说他“保江东以存道统”，我说这个话刚好符合台湾，“保台湾以存道统”。如何之道统？以华人儒道佛为道统。而当今该如何？进一步是以“存此道统以保台湾”。保台湾之目的为何？以此道统光辉整个中华，整个东亚，进到人类文明里头，扮演自己非常重要的生命责任。

从这个角度来想，台湾人，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都是台湾人，台湾人要有进一步的想法，这个想法当然不是一种斗争式的叫“逐鹿中原”，但是华夏文化里头有一句很好的词，叫“问鼎中原”，问鼎是可以的。放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华夏文明的发展里，真主何在？其实我们应该肯定的从人类之生死、族群之生死，清清楚楚的知道。一般我们所期待的“真主”并不是一个人，真主是一套制度、一套思考方式、一套生活方式、一套价值认定方式，在这一块土地上的族群，能够造就起一个良善的公民社会，能够成就好的民主宪政，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价值认定方式，这样的思考方式，我们认定了，我们以一种“同体大悲”的心情，温柔的把我们的心愿表达出来，在全人类文明里，我们当然有我们站得住脚的理由。在华夏的未来发展里，当然我们是要进到这个族群里面，更进一步的发展。

真主不是一个人，是一套制度、一套思考方式、一套生活方式、一套价值认定方式。怎么自己小看其自己呢？怎么自己把自己固守在一个边陲来思考呢？怎么走不出悲情呢？慈悲取代悲情，以更大的同体大悲，瓦解一切的对抗，让我们在人类的文明历史发展里面，面对着生死，面对着我们有形的躯体的限制。从这个限制，从这个命限，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无限，因为新的无限是共存、是共荣，是跨过了族群的限制，跨过了意识形态的限制。历史是过去，历史是业力的不幸，凡此不幸，皆在一念慈悲中，就此跨过。能如此，台湾人，我说的台湾人，是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在人类文明的发展里，华夏文明的发展里，他真正生死的定位才是清楚的，才是确定的。这样的清楚，这样的确定，才叫真正的做主，这个做主不是那么小小的主，而是真正大家共同参与的大大的主，是没有恐惧相，没有布栗相，在智慧的光照底下，所能的做主。我们今天谈生死的问题，是可以从这个角度，一步一步跨，往这边来思考的。

The Moment of Life and Death: Understanding, Interpretation, and Treatment—From the Buddhist Concept of Instant Birth and Death, Life and Death Free

Lin An Wu

Yixue and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Research Center，Shand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Yuan Heng College，Tzu 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Buddhist life and death theory" through the Buddhist concept of "instant birth and death, life and death free", and apply it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which we live, pointing out the importance of life and death thinking. Firstly, we enter the top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cending life and death", and use the metaphor of the "Internet" to point 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irth and death of one mind and karmic knowledge. We delve deeper into this and elucidate the principle of "mortal beings fear the consequences, while Bodhisattvas fear the causes". Furthermore, the mind and thoughts of a person are constantly flowing in and out, without knowing their direc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transform our thoughts and thoughts back to our hearts, and bring our hearts to emptines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all language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power and interests, we can enter the realm of existence and receive the light of wisdom. Life is truly determined to be born and die in an instant, and compassion awakens the meaning of life in the present. This must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precepts, composure, and wisdom" in order to fully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life and death.

Key words: Life and death studies, Buddhism, An Instant, Origin, Co-life, Co-operation, Mindfulness, Bodhisattva

作者简介（ID）：

林安梧，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东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元亨书院院长、慈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原院长、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原主任。